

##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

下午，习近平来到西柏坡，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、毛泽东旧居、中央军委作战室、七届二中全会旧址。在著名的九月会议旧址，习近平主持召开了座谈会。平山县县乡村干部、老党员和群众代表畅谈了他们对反对“四风”、树立良好作风的感受，总书记对他们的意见表示肯定。他表示，西柏坡我来过多次，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，带着许多思考走。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，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，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

能量。习近平指出，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“两个务必”，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，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，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、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

久安的深刻忧思，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，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。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“两个务必”的深邃思想，始终做到谦虚谨慎、艰苦奋斗、实事求是、一心为民，继续把人民对我们

党的“考试”、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“考试”考好，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、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。

——摘自《习近平在调研指导河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 充分调动干部和群众积极性 保证教育实践活动善做善成》（新华社石家庄2013年7月12日电）



本栏目主持人：刘少华

# 一个小村和一个大党

本报记者 陈振凯

中国的村子，多如天上的星。

它们中，有这么一个，十分亮眼：习近平总书记曾“来过多次”，“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，带着许多思考走”；一年四季，尤其3月23日前后，它的名字会被人们反复提及；有一种精神，以这个村命名……

它叫西柏坡，位于河北省平山县。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。百年党史上，有太多村子值得牵挂——陈望道翻译《共产

党宣言》的浙江分水塘村、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的江西沙洲坝、“半条被子”故事发生地湖南沙洲村、“沂蒙六姐妹”所在的山东烟台村、焦裕禄找到治沙方法的河南张庄村、勇敢探索“大包干”的安徽小岗村、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提出地浙江余村、“精准扶贫”方略提出地湖南十八洞村……

在这其中，西柏坡的分量，显得尤重。

这是因为，它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，是与井

冈山、延安等地并列的革命圣地，是中国革命“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”，是“新中国从这里走来”的地方，“中国命运定于此村”。

3月下旬，梨花初放季节，记者第一次来到西柏坡，这个神往已久的地方。恰逢周末，“中央大院”（中共中央旧址）门口排起长队。

这个村子，无论土屋、谷场，还是伙房、“清泉”，到处都写着故事。一路走，一路看，一路想，太多感受，涌上心头。

### 土屋

这是一个美丽村子，也是一个小村。北京向南，开车300多公里，穿过“西柏坡隧道”不久，就是西柏坡村。满山绿意，映着春花，煞是好。它位于滹沱河冲出太行的山口处，一个马蹄形山弯里，后靠太行深山，前出华北平原，方位极佳。在平山县，这样的百户小村，有六七百个之多。而今，西柏坡连同周边村子，已成面积很大的红色景区。一进村子，尤其一进“中央大院”，不免感慨：如此简陋，却成大事。井冈山八角楼、延安土窑洞、西柏坡土屋，无不印证这个判断。

“中央大院”由十几座土屋组成，北方最常见不过的那种。就是这土屋，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成为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驻地。

地名、物件，无不透着朴素。毛泽东住过的小院后面，是老鼠岭。前院，有棵老槐树，树下是磨盘，磨盘上常放着一沓文件。不时，有干部、村民坐过来交谈。

站在毛泽东住过的土屋里，看着他用过的书桌，不免想到这样的场景：

曾经，不夜的小山村里，土屋一盏灯光如豆，一个伟人奋笔疾书，写下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等大量雄文。落笔之际，布下雄兵百万。在土屋里，他指挥了大大小小24场战役，最知名的当数“三大战役”。在这其中，淮海战役规模最巨。以徐州为中心的广阔战场上，华野、中野60余万大军与国民党80万军队展开决战。规模之大、激战之烈，战史罕见。

人们不免想到这样的反差：

对战双方的统帅，一个在西柏坡村农舍，一个在南京官邸。农家小院里，陈设简单，充满生机。南京官邸里富丽堂皇，戒备森严。战场上，小米步枪对阵飞机大炮。毛泽东说“这是一锅夹生饭”，但“也要把它吃下去”！蒋介石似乎自信，“无论怎么讲，优势在我！”

战争的结果一目了然：襟怀坦荡、敦厚睿智者，背倚黄土墙谈笑风生，打一仗胜一仗。专横跋扈、固执己见者，战场步步失利，经济日趋崩溃，人心逐渐丧失。

历史记忆里，有这样的镜头：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，看到支前大军浩浩荡荡，有的挑担，有的推车，不能不震撼继而感慨：国民党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，气数尽矣。

离毛主席的小院不远，是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。说是作战室，其实是个普通的农家土房，不到70平米，屋里三张桌子、一部电话，墙上挂着军事地图。周恩来曾说：“我们这个作战室，一不发枪，二不发粮，三不发人，就是每天往前线发电报，就把国民党打败了！”

作战室里，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：

解放后，有一个国军将领不肯服输、不愿接受改造。被特赦后，他最想去一个村子看看——西柏坡。这名败军之将，太想追寻当年败因。他径直走到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探究竟。这里的简陋，实在出乎他的意料。

伫立良久，国军将领连声说：“国民党当败！蒋介石当败！”

### 谷场

来西柏坡前，查阅资料发现，有当代诗人，曾想象领袖和农夫对话。诗里，他们如此亲近——

老汉说：“俺从土里收获粮食，也收获庄稼人的真理啊。”

毛泽东笑答：“我的胃口比你大，我要从土里收获一个天下，你看中不中？”



老汉正跟他火吸烟忙说：“咋不中？中咧！中咧！”中国共产党“从土里收获一个天下”，这是一个铁的事实。在西柏坡，有个晒谷场，最能说明这一点。故事要从1947年5月说起，当时，中央工作委员入驻西柏坡。6月，彼时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电报中指示中央工委：将全国土地会议开好，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，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。

这第一项“将全国土地会议开好”，尤为事关重大。1947年7月到9月，西柏坡的恶石沟边，一个打谷场上，全国土地会议露天召开。

历史照片和大量资料显示：当时，会场无标语，没沙发，更没麦克风、茶水。然而，就是这场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大会，却讲出了数在中国农民肚里2000多年的心声——

平分土地。

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，再到孙中山，几千年来，农民的土地要求一直没能妥善解决。只有在共产党人手上，农民的愿望才终得实现。

分得土地后，农民害怕地主和反动派倒算，誓死保卫胜利果实。于是，“母送子，妻送郎，兄弟竞相上战场”。毛泽东后来，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，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。此言诚哉。

谁给予农民土地，谁就赢得了农民。“庄稼人的真理”，就这么简单。抗战后，两个问题极为迫切：一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，二是农民渴望土地。对后者，蒋介石也有过表态。然而，他只把“土地改革”当成口号，并不真心施行。退守台湾后，他靠“土改”在台湾站稳了脚，做了共产党的学生。这是后话。

西柏坡纪念馆里，有一封珍贵的信件，是哈尔滨郊区靠山屯全体翻身农民写给毛主席的。时间是：民国

三十六年九月十日。刚分得土地的农民，向毛主席表达由衷的喜悦：“毛主席呀，没有您，我们真得饿死啦！这回我们都翻身了，分了地，分了马，分了衣服粮食……你那很冷吧，给你捎去了一件皮大氅、一双靴子、一条毛裤、一顶帽子……我们都想看看你，离得又这样远，也见不着你，把最近的照片给捎一张来吧……”

信里所言，人心所向。

### 伙房

“没有楼宇，没有城廓，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山村，但这里却是真正的中国黎明前的红色都城！”

诗人说的“红色都城”，是西柏坡。

西柏坡纪念馆里，有一份文件引人注目。它是“二中全会关于军旗的决议”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色，加五星，加“八一”二字。一份如此重要文件，连日期在内，竟总共只有43个字。文字至简，文风极实。

“二中全会”即七届二中全会。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，中央开始谋划新中国的样子。1949年3月5日至13日，“中央大院”的大伙房里，“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，坐的是一条条简易的木板凳。”

来到这个伙房，扑面而来的，既有简朴，更有务实。西柏坡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，当时，代表们穿着粗布棉袄，没有固定座位，有的还要自带凳子。与会者都洋溢着笑容，对胜利成竹在胸。

毛泽东在会上自信豪言，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。同时，他深刻指出“夺取全国胜利，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”，并郑重提出“两个务必”，要求全党

## 夏伯渝的珠峰梦

本报记者 刘 晓

不住勇敢的心。没有脚就不能登珠峰？夏伯渝不信命，也不信邪。一双假肢、一颗雄心，是他登顶珠峰最重要的依托。

穿着假肢登山，难度超乎想象。由于没有踝关节，上山时只能靠假肢的“脚尖”走，很容易打滑摔跤；假肢没有感觉，只有传递到腰上才能做出反应……与普通登山者相比，同样的攀登距离，夏伯渝要花上两倍甚至更多的时间。

为此，夏伯渝十年来坚持着日复一日的训练：从清晨5点开始，完成1个半小时的仰卧起坐、背飞、引体向上后，再去爬香山

或是进行10公里的快速徒步，直到今天仍是如此。

失去双腿40余年间，夏伯渝曾4次攀登珠峰。雪崩、大地震、暴风雪……他屡屡与死神擦肩而过，也与珠峰遗憾错过。这几年，每次去登山前，他总是安慰家人“这是最后一次了”。终于，在第五次登顶时，用夏伯渝自己的话来说，珠峰“接纳”了他。

征服珠峰，并不是“老人与山”故事的结尾。今年，夏伯渝重回珠峰保护区和珠峰大本营，身份却已不再是登山者。在那里，他与志愿者与一起收捡垃圾、宣传环保，鼓

励更多人擦亮天路、保护珠峰。

“几年前登珠峰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沿途有一些垃圾。珠峰永远在那里，攀登的人也会越来越多。我们不能为后来人留下‘垃圾山’，要为登山者创造干净的环境。”夏伯渝说。

每次到拉萨，夏伯渝也会去博物馆看看自己亲手搭建的“中国梯”——1975年攀登珠峰时，他和队友在珠峰北坡8700米处的“第二台阶”架设了一副金属梯，打通了登顶的最难关。自此，天堑变通途。在2008年进入博物馆前，“中国梯”帮助并见证了

1300多名各国登山者征服珠峰。

“看到‘中国梯’，总是让我感慨万分。”夏伯渝说。2019年，电影《攀登者》的上映让更多人知道了“中国梯”的故事。每每讲起1975年的攀登经历、说起“中国梯”，夏伯渝总是眼泛泪光。

“如果我的登山过程能够给大家一些启迪或借鉴，那我就很欣慰了。”夏伯渝说。

征服珠峰之后，夏伯渝并不打算停止攀登的脚步。他给自己制订了新的目标——攀登七大洲最高峰、徒步南北极。尽管疫情延误了计划，但夏伯渝仍在准备和等待着下一次出发。



本栏目主持人：严 冰

在珠峰7900米雪坡上，暴风雪漫天席卷。年轻的向导突然发现，夏伯渝假肢上的螺丝钉掉了一颗。

“白雪皑皑的雪地里，一颗小小的白色螺丝钉，一般人很难看到。要不是及时发现，假肢很快就会松散脱落……”回忆起两年多前成功登顶珠峰的惊险场景，71岁无腿登山家夏伯渝最先想起的，却是那颗失而复得的螺丝钉。

那是夏伯渝人生中第五次“冲锋”。1975年，24岁的夏伯渝跟随中国登山队承担首次精确测量珠峰高度的任务。下撤过程中，由于睡袋让给队友，夏伯渝双脚被冻坏死、被迫截肢。

“当带上假肢、第一次站立起来时，我决定还要去登山。”夏伯渝说。

山再高，高不过登山的人；路再险，挡